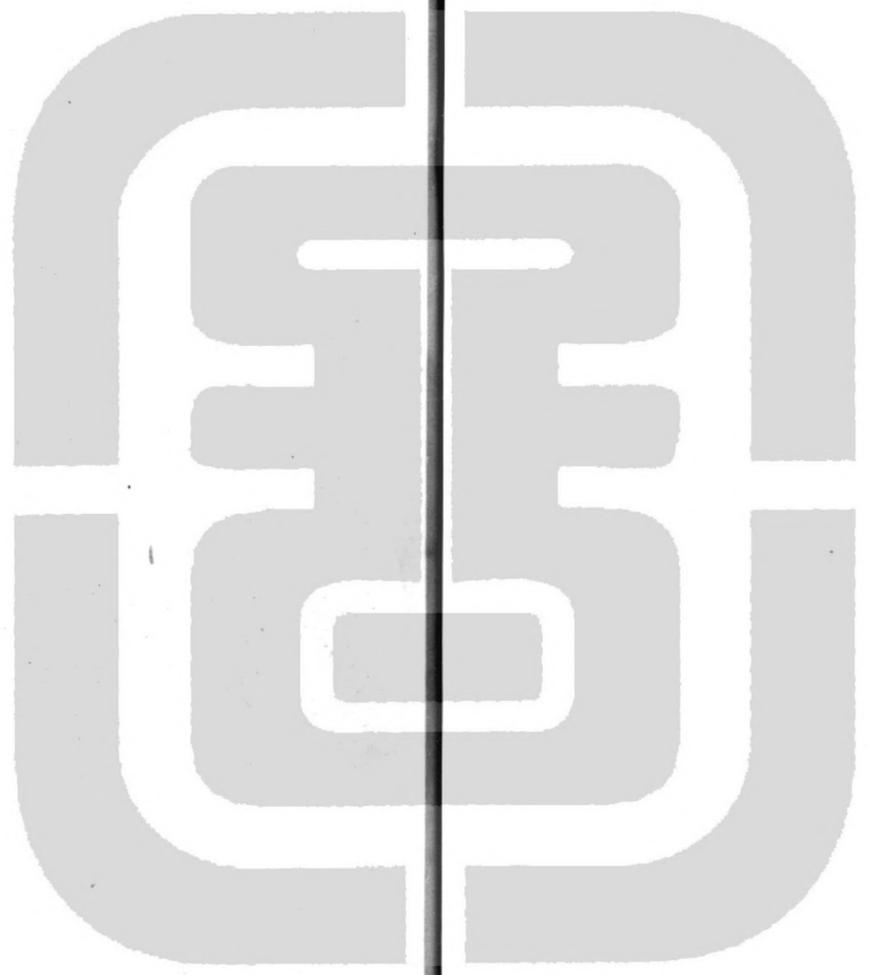




北狩見聞錄全





曹勛字功顯陽翟人宣和五年進士宋史有傳是書蓋勛建炎二年自北歸至南京時所上領中九字當日以為授受之正四聖推術若羅宏將且說為符瑞故其書案數語傳之不廢徐高老全採入三朝北盟會

編 芒楷 甲辰閏月 下 澣

北狩見聞錄

長樂郡 振錄西 諸子也

彭昌

曹勛

曹勛

昭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臣曹勛

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晨起徽廟在藥珠殿包進密報李石周訓吳玠莫儔來奏事即對石奏曰皇帝令起居上皇皇帝即淵聖也緣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前次雖已得辭今又請到南薰門殿舍拜表乞皇帝歸若表到寨中皇帝便可歸內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好事懇請亦無他意又密奏曰得旨爹爹孃孃請便來不可緩恐失事機徽

廟沈吟曰軍前別無變動否卿無隱也朕爵祿卿等至此無以小利誤朕大事苟有他變我亦擘劃恐徒死無益石等曰倘或不實甘受萬死徽廟曰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圍城時聾瞽我不令知以至於此今日之事妄舉足則不可卿等無隱石曰不敢亂奏徽廟即令中使請顯肅皇后時后已到拱宸門外辦被復厨檐邀徽廟同行后與徽廟少刻即索道服徽廟尋常只着道服欲出姜堯臣等進曰雖云邀盟只在門裡第恐北人詐偽不測更宜聖

裁此走似未可徽廟曰適皇后在禁中得官家語令暫到門首端的如此怎不去得內人與近侍皆大哭徽廟曰縱或有非意亦知此事終在若以我為質得官家歸保宗社亦無辭第恨我揖遜如禮退處道宮朝廷政事並不與聞惟一聽命未嘗犯分自處若此獲報乃爾有媿昔人多矣顧左右曰從我者聽左右皆泣從又取常御佩刀令丁孚佩之乃乘肩輿與顯肅皇后出延福宮由晨輝門而出將至南薰門雙扉俱啟徽廟曰此必北

使來迂方欲回西就廠舍導從圍掩車輿出門徽廟頓足輿中曰事果變矣呼丁孚取佩刀而孚出門時已為金人搜去至東御園門有番使來傳二帥起居云到寨食罷相見啟簾端視久之番使乃昔嘗奉使本朝者申初到南郊齋宮止於大王位從人皆攔於西城門外並不許隨從惟姜堯臣徐中立丁孚勛得在左右北人目為祇候人徽廟到郊宮金人遣代太師沙少師等三人來奏徽廟取向日張珏投降本朝文字并張珏絨首一

宗處分徽廟對來使云當日張珏降初未有不受之約故受珏不疑繼得山西軍前移文要珏即斬首以獻不謂細故上國指以為釁今城破國亡禍變及此何文字之有况已嘗移文上國死生一切惟命不必以此為目也皆唯唯自後更不復來取金國凡有計議只在淵聖皇帝御前奏稟隔數日一遣人起居徽廟在寨二十餘日徽廟自製劄子一通令與相國其畧云頃以海上之盟謂歡好可以萬世嘗招收張珏繼蒙須索即令戮以

為獻意罪不至甚而大兵踵來乃指為釁某即遜位避罪南下歸後塊處道宮恬養魂魄未嘗干與朝政而奸臣伺隙離間父子雖大兵南來亦不相聞報致煩天討宿甲臨城至城破時始知以三關敗約所致蓋嗣子不能奉承大國之約某亦失義方之訓事遽至此咎將誰執尚有血誠祈回洪聽某願以身代嗣子遠朝闕庭却令男某等乞一廣南烟瘴小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即甘斧鉞一聽大國之命誠迫意切顯待台令劄

子去後二日有番使來云承示文字但三關之盟初不恁地止說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承劄子却不敢背元約更容取上伴指揮請上皇心下不要煩惱但且寬心把此劄子徽廟令附進南京行在訖徽廟又製奏表自即位遜位凡宮禁深密外廷政事之失一一剖析深夜焚之是夕徽廟夢與太后同載入宣德宮奏樂整肅覺來猶聞其餘聲音至曉令報后知三月初七日聞張邦昌僭位徽廟曰邦昌若誓死節則社稷增重今尸君之

位猶且庶幾但所繫至重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
下沾襟明日臣下有進詩者曰伊尹定歸商社稷霍光
終作漢臣鄰徽廟且讀且罵曰待其歸商與漢則吾已
在龍荒之北矣不達事機猶有如此者先是三月二十
九日有語分路去徽廟同二太子由河北路淵聖同國
相由河東路約會於燕京是日淵聖欲肅王同行肅王
堅辭云去歲奉旨出使不曾避免久違膝下泣請甚確
始得免去復以岐王從行以肅王曾奉使北庭人情稔

熟故要同去次日徽廟率淵聖二后諸王妃嬪帝姬駙
馬等望城中辭違宗廟徽廟伏地氣塞不能起景王掖
起之六宮無長少俱哭震泰禋門動金人說此日日色
昏慘風聲如號移時方止是晚報來日起程淵聖同皇
后太子來拜違泣下別去自別不相見四月初一日起
程分路劉家寺初見二太子又要顯肅皇后以下妃嬪
諸王帝姬皆出見席地坐定遣王訥內譯奏徽廟云自古
聖賢之君無過堯舜猶有揖遜歸于有德歷代草運這

事上皇心下熟理會得本國比滅契丹所得嬪妃兒女
盡分配諸軍充賞以上皇昔有海上之恩甚厚今盡令
兒女依舊相隨服色官職一皆如故因勸酒曰事有遠
近且放心必有快活時徽廟但致謝曰當日為兄弟今
日為囚虜豈非運數尚賴太子保佑全活千口近嘗求
代嗣子遠朝大國望為主張太子曰上伴不肯徽廟曰
兩朝主盟惟某獲罪非將相之過實某罪在天故請以
一身仰答天譴願不及他人太子曰此意甚好莫到燕

京別有文字來於是酒五行二太子面請王婉容位下
帝姬與粘罕次子作婦許之飯罷歸寨自此不相見但
日送鷄兔魚肉酒果徽廟答以病在車中無心酒食願
早承來旨燕王途中以乏食薨殞以槽猶露雙足就寨
外焚化徽廟敕令人堅欲攜行至晚止徽廟伏其骨哀
甚曰吾行且相及時執兵北人亦皆泣下過洛州二太
子請徽廟看圍場飯後遣馬并紫緞來迎同行於田野
中看圍獵已而馬皆負所得狐兔忽有二人在徽廟馬

前立太子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藥師張令徽參見二人皆再拜令徽即退藥師獨扣馬跪奏曰念臣昔與上皇為君臣向在燕京死戰數回力不能勝遂歸金國有負上皇恩德言訖淚下又再拜徽廟宣諭曰天時人事理合如此但當日久一死節太子曰藥師煞忠於南朝徽廟曰藥師未嘗抗禦大兵而收功過厚豢養至此卒貽大禍太子曰此人不忠於天祚則必不忠於南朝徽廟曰是是徽廟過河數日宣諭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

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臣曰本朝德澤在民至深至厚今雖暫立異姓終必思宋不肯歸邦昌幸寬聖念又曰我夢想不忘第記此夢次日宣諭臣曰我左右惟爾後生健步又備知我行事與我持信尋康王庶知父母繫念於彼及此行艱難勛曰仰賴天威可以伺便冒圍而出願不辱命得達聖心是晚下程徽廟出御衣三襯一領俗呼背心拆領寫字於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押計九字復縫如故付臣勛又索於

懿節皇后得所戴金耳環子一隻

雙飛小蝶
俗名關高飛云是今

上皇帝在藩邸時製以為的驗及皇太后信令臣勛見上奏之詔誥丁寧且泣且囑曰無忘吾北行之苦又以拭淚白紗手帕子付臣曰見上深致我思念淚下之痛父子未期相見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此外吾不多致語言氣已哽吾頸矣竢到燕山爾乃去懿節皇后初取環子與沈押班令付臣曰到時傳詔語大王願早如此環遂得相見并見吾父幸道無恙皇太后以下皆哭徽

廟聖訓曰如見上奏有可清中原之謀悉舉行之無以予為念且保守宗廟洗除積憤又宣諭曰藝祖有約藏于太廟誓不誅大臣用宦官違者不祥故七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止此要知而戒焉徽廟又令奏上云恐吾宗之德未泯士眾推戴時宜速應天順民保守自家宗廟若不勉順記得光武未立事否又宣諭曾密賜上馬價珠犀合子等物又上曾說欲決河漕渡河番人等事以為密驗臣在金寨

臨行日恭奉皇后宣諭令奏上曰主上再使軍前欲就
鞍時時二后洎宮人送主上至廳有幼女名招兒見四
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女指示眾眾雖
不見然莫不畏肅太后當時悟曰我事四聖香火謹謂
師四聖觀必有陰助今陷塞北愈更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
拜乃止更令奏上宜嚴崇奉以答天貺臣扈從時太后
未知主上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裏以黃羅書康王字貼
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

九宮者主上必得天位一擲其將果入九宮他子皆不
近太后手加額喜甚臣下拜即奏徽廟大喜復令謂太
后曰瑞卜昭應異常便可放心卿等可賀我臣等皆再
拜太后因以此子代將不易道過堯山縣進早膳有燕
人百餘人守徽廟所乘車語臣曰上皇活燕民十餘萬
人我輩老幼感恩不已願識天表因具以奏徽廟為揭
簾見之皆羅拜曰皇帝活燕人十餘萬陰德甚多即見
回鑿不須憂挹也徽廟曰汝等知當時救護之力耶吾獲

謗不少今因阨反甚於汝輩無食時豈非天也燕人各
嗟惋而去徽廟在路中苦渴令摘道傍桑甚食之語臣
曰我在藩邸時乳媪曾噉此因取數枚食甚美尋為媪
奪去今再食而禍難至此豈非桑實與我終始邪至真
定府徽廟乘馬與二太子並騎入門前有引旗寫太上
皇帝府中兩街居人見旗皆慟哭金人不較也舍於府
園淨淵莊午間請徽廟看打毬自二太子以下皆入毬
場徽廟與肅皇后在廳上看打毬罷行酒少頃侍中劉

彥宗具傳太子之意跪奏云聞上皇聖學甚高欲覓一

打毬詩其請頗恭徽廟曰自城破以來無復好懷遂作

一詩寫付彥宗曰錦袍駭馬曉分明一點星馳百騎奔

奪得頭籌湏正過無令綽撥入邪門

綽撥邪門皆打毬家語

彥宗

捧讀稱嘆即與太子又番語似講解其義太子點頭令

諷誦數過乃起謝徽廟亦謝其恭也二聖既出城郭於

南郊大王位金人排長木為障障外有兵每數步一竅

容人看外外亦竅內金人日以肉菜米麵與內人相博

易間語曰南朝有兵到某所矣次又曰主上提兵十萬在河北每金人車馬過河即奪去大軍所以未敢離此語訖即故睨左右如金人旁來之狀色有畏而不敢留者人遞以奏上衆皆喜為不日救至又數易倚墻器械却用郊禮盡木槍戟復有病人如中傷包裹卧於墻下云西南有錢相公兵四五十萬來刀槍將去軍上強壯人皆往迎敵會天大風喬貴妃製絳紅袍備緩急兵至即以衣徽廟為出奔之計每十數日即他語一新柵中

觀聽臨行猶傳有兵相尾然了無來音後乃知計姑從緩聖心及愚衆人金人謀多此類徽廟北狩日乘平日宮人所乘牛車牛五頭金使兩人牽駕不通華語次顯肅皇后次厨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仗計八百六十餘輛自過河經濬州城外金騎約攔百姓不得看惟賣食物數人近前臣以銀二兩博換飲食賣人知是徽廟即盡以炊餅藕菜之類上進反銀而去自過此州即行生路步人斫窠木騎軍曳枝梢水淺則填以為柴路深則疊

以為甬道跋涉荒迴旬月不見屋宇夜泊荆榛或桑木
間艱難不可言雖大雨亦行泥深沒脛車牛皆屢死壞
亦不容補死就斃其肉而去人行稍後則落後軍馬從
而勦除至暮下程即以車前轅內向迴遠三匝如射帖
又斫枝梢繚以為鹿角持兵備外嚴於出入旋鑿井及
打柴草分給造飯然近水處終不肯住坐一行苦乏水
造飯大半委頓自後習知遇有水處即遣車房院內人
各下車取水負薪而從自後稍得趨明造飯飯罷即支

散路糧徽廟顯肅皇后共破一羊粟一斗諸王帝姬及
閣分或四位破一羊或六位破一羊米則計口人給二
升惟皇太后懿節皇后別有館伴一人早暮必來瞻見
聖容如未見須候見乃退餘房院無館伴至真定府方
得入城歇泊兩日盡換牛乃行蓋自京至真定牛多無
草喫極疲悴死者十四五至是故換過真定府中山行
稍緩日亦行五六十里臣勛向在龍德宮因奏事宜春
殿間暇恭承徽廟宣諭四事亦附於后徽廟在緹祿時

晝卧忽卧處屋棟中折欲隨復續其聲達前殿乳媪急抱徽廟起梁即隨墮所卧榻上哲宗晏駕太皇使縛秦玠等二侍醫於寧福殿前將付有司已而迎徽廟入立二醫見徽廟過驚曰此八彩之眉一人之尊也使王趣上於後安能久耶左右因以奏太皇太皇釋之政和丁酉徽廟夢金人數百列坐宣和殿下既寤不自得因令禁止番袞宣和間燕人歸朝曲宴郭藥師趙政韓正等數輩復令近侍列坐宣和殿下以禳之宣和七年南郊是

日陰重侍衛寒肅薄晚徽廟密祈晴霽不食頃陰雲自卷從北去東西一縷雲收之痕如界移時天地清徹星斗燦然徽廟顧侍衛者曰從來郊祀未有景眈若是之異者遂製稱謝密詞曰雨雪未沾念密雲之直上馨香旁達徹夕月之當中

張氏學津討原已刊己亥五月葉
借校並記



北狩見聞錄



